



南齊文紀卷第五

遼東遲日豫叅定

閩莆余 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柳世隆

字彥緒河東解人歷尚書令侍中左光祿大夫

與劉懷慰書

尺牘作蕭緬與劉懷惠並誤

懷慰為齊郡太守太祖手敕褒賞世隆為兗州刺史與懷慰書

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南史

論土斷條格奏

南兗州鎮廣陵永明元年刺史柳世隆奏于是濟陰下邳淮陽

東莞屬縣之散居無實土者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南齊書

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

憇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
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正與先
不異離爲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界并帖若鄉
屯里聚二三百家并甸可修區域易分者別詳立

劉善明

平原人懷珍族弟
歷宣城太守卒

上高帝陳事表

太祖踐阼以善明勲誠拜授淮
南宣城二郡太守至郡上表陳

事

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
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
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輝自天照湛神極睿周

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帟
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
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應寶命胄臨
皇曆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
勝者無憂恒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
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
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
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
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
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

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
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
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
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
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
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
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
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
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
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
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辨北使匈奴其
十一以爲交州險夔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致怨叛
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
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
事謂宜且停

遺崔祖思書

善明與祖思友善祖思出
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

昔時之游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
風于林杪追素月于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
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

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理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機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于外粲秉復爲異識所推惟有京鎮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辨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舉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緒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慕齡尤甚出蕃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游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惟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宗

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秦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聊送諸心敬申貧贈

崔祖思

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琰七世孫歷督青冀二州刺史

上太祖陳政事啓

太祖齊國建祖思遷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啓陳政事上優詔報荅

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

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
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
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大廟之南引脩文序司農以
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
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
郡殊經竒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
利能無勉勵

又

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劔慎夫
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

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阜帳婢十人東阿婦
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
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苜蓿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
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荅
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
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饈
噐則陶匏充御瓊簪玉箸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
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氓染
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
以殊等雕墻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

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

又

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惟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

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

又

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

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
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
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篴羽戚
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

又

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
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
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
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
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今甲勲少乙功多
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下而
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
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
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

又

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
用天之儲實極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
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
委儲今將掃闢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
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

可以出師

又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
汚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
已述事之徒褒諛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
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
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為
難當官而行處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已已亦當
以吞默慙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
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且
前之明効也漢徵貢禹為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
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即善

又

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
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
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
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
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

並南齊書

虞玩之

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仕宋為尚書右丞

上宋後廢帝陳時事表

元徽四年玩之為尚書右丞上表帝優詔報之

天府虛散垂三十年江荆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
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究司徐開口待
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蓋爲寡薄天府所
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
元嘉二衛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
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埶磚瓦雙匱敕令
給賜悉仰交市尚書省舍日就傾積第宅府署類多
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恒不周既
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于今日昔歲奉敕課
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

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即今所懸轉
多興用漸廣深懼供用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
官蹇祿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
以贍勲求無以給如愚管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
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祇勤心存于匪懈起伏震遽事
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
之詔施必行之典則氓祇齊懽高卑同泰

宋書

上高帝言黃籍表

太祖詔朝臣以黃籍巧僞欲革其弊玩之上表納之

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
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

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

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温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入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

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卧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媪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得實一作得知部作郡苦爲一作昔爲

告退表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受命於道消

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于勲權長溺于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也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下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

劉休

字弘明沛郡相人歷豫章內史

與親知書

虞玩之建元時爲黃門郎告退許之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暹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過並恨之至是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

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南史

上高帝辭御史大夫啓

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聞弱奏効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辜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理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

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
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氏載祀六十歷職斯
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
骸骨

高帝答

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當辭之
如事可獲何惰晚節耶

南齊書

孔顓

上高帝鑄錢均貨議

宋代太祖輔政欲鑄錢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

孔顓上議辭證甚博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會晏駕事寢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
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
吳國之關閩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
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
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
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
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
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
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
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

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售緇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緇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于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胡諧之

豫章南昌人歷度支尚書領衛尉

上高帝解職表

諧之為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兄謨之亡上表解職不許

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謔之復早殞沒與亡弟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廕何圖一旦奄見奔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

陸澄

字彥淵吳人領國子祭酒歷散騎常侍

宋皇太子朝賀服議

宋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時兼左

丞與儀曹郎丘仲起議

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

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
絕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上齊高帝自理表

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
坐家奴客為劫子弟被劾憲

等晏然時澄為御史中丞左丞任遐奏澄不
糾請免官澄上表自理詔付外詳議尚書令
褚淵奏高
帝下詔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
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
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
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
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為失伏尋晉宋

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
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
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
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陵檢校此
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
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讐而責帥之劾
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
之極北代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
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
以此為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

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
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
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
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
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
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
在今龕鬻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
依以爲體豈得恰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令
遐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
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

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
陳非謬裁由天鑒

尚書令褚淵奏

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
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
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
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
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
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
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官左丞

劉暲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
丞蕭惠開不糾亦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
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聞
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
所居官

高帝詔

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與王儉書

澄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
何氏公羊糜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
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
帝典乃與儉書論之餘答書

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
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為遠無訛雜之失秦所
不聞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
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
前儒若謂易道盡于三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
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
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傳
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清識能言玄遠
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
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為祭

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
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
缺謂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于注經中已舉
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
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
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
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
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
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
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

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
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
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舒所注衆書亦無孝
經

王儉答書

易體微遠實冠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
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
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
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
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

入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倉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並南齊書

顧測

與太守蕭緬牋

測為揚州主簿以兩奴就陸澄弟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為賣券澄為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緬測遂為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

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為况

縉紳領袖儒宗勝達乎南齊書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潯人仕宋湘東太守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南齊書

昌寓傳云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卿昌寓齊明帝建武四年卒年五十一梁書何佟之

傳云祖劭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梁天監二年卒年五十五則昌寓父何佟之別自一人非後載議禮入梁之何佟之也然皆廬江潯人姓名並同時代相接亦是難曉

與驍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昌寓先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為齊太祖蕭道成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道成又與司空禧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為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

國言勝素之情威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

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

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懃之非古人所

悼况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
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
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衛
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
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
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光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
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
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紆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
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于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
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于黃泉者爲甚焉何者
百年之壽同于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
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
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
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
道心惟冲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

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比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書所歎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于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霑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于盛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存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並南齊書

劉璡字子敬獻弟歷射聲校尉卒官

上高帝訟宋建平王景素冤書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

王簿何昌寓並上書訟冤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不省璡初舉秀才為

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至永明中詔以王禮葬

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

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

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

晉公子殪之李牧北逝疆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

左不圖其功賜以利劔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

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

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

於衆人加讒諂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

浸潤之行骨肉離絕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

以獻欵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

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凝霜霰今璇鼎啓運

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謫

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

曾子不逆薪而繫知其不為暴也秦仁獲麇知其可

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太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弃先君豈避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响响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絜以升之王虛已以厚天下

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蒞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于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繫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飢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蠲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于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于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

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內寵姬媵數人皆詔令所
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噐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
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已
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
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
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
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寃宐不孝於是棄西州之
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
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
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畏

正搦弦爲鈞張一作百行坐欬嚏皆生風塵會王季
符負罪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
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欸散情中孚揮斥滿素虞玩
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束第後
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詮譯誠心殷勤備
留聖聽王若俯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
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
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
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
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

等遣司馬孫謙歸欵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
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
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
事武人獎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
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
揚聲北奔給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
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爲信然
收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
順出翻爲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誼譁幻惑皆出輦轂
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

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
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
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
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檻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
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
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
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它故
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
夫爲有臯耶爲無臯耶若其無臯何故爲戮若其有
臯討之何臯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

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媿於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修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凌之寃而詔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明聖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請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聞三后馳光于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

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悞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箋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鸛鳴臯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沉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

宋書

顧歡

字景怡吳郡鹽官人累徵不就

上高帝治綱表

歡篤志好學隱遯不仕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為揚州主簿遣

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東歸

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

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

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

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

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

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

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

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

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

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

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

言既盡矣請從此退

劉思效

散騎員外郎

上高帝陳讜言表

太祖下詔與顧歡並加顯異

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

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

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

相爭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
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歛省徭役絕竒麗之賂塞
鄭衛之倡變曆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
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
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蒙編髮而慙生者老看
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蒼天人引領之望下弔眇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
窮山蕩谷此即恒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
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

高帝詔

朕夙旦惟寅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盱食縈
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
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閣辨章治體有
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
加旌賁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

裴叔業

河東聞喜人歷南兗州刺史

上高帝言梁益疏

上初即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云

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趨趨雍齊
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

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鎮
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
撫巴蜀搃益梁南秦為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
偃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黨威令
既行民夷必服

文紀卷第五

南齊文紀卷第六

晉陽張焯參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呂安國

廣陵人仕宋湘州刺史入齊歷南兗州刺史仍都督湘州遷散騎常侍

啓置東平郡

未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啓見許

北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
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
見司徐青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
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間割小戶置此郡始招
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

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

沈冲

字景綽吳興武康人歷五兵尚書

江謚罪奏

謚仕宋入齊歷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遷掌吏部太祖崩以不豫顧命稱疾不入世祖即位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謚諸豫章王疑欲為作計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謚前後罪詔賜死

謚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

世吏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

戾彰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

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

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

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

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

朝德以往昔微勤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

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郡顯

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詖黷舊侶

密筵閑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為已惠事宜

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姦自不露欺主罔上

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謚托病私舍曾

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

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

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
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
謚妄發樞機坐構踰論復敢貶謫儲后不顧辭端毀
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
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
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沈淵

冲之兄歷
御史中丞

沈約

見梁

薦沈麟士表

未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
沈約表薦徵太學博士不就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本於天然綜
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

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屣鞠
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
豐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
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陲

沈憲

字彥章吳興武康
人歷散騎常侍

分置二豫啓

未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
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

州四年冠軍
長史沈憲啓

二豫分置以桑棵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
界內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
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

殷瀾 歷尚書右丞

牒請二豫分置 永明七年南豫州別駕殷瀾牒稱尚書參議往年慮邊塵須實

故啓廻換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

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為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濶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為益不少府州新創異于舊藩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

庾杲之 字景行新野人歷太子右衛率歷太子詹事

致隱士劉蚪書 藝文任昉為杲之作書○廣弘明集此書未全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役丈人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懸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屢候無爽體道為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訪德則山林窅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事者遐邇所宗鍾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不以

形骸爲阻一日通籍梁邱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
已積以丈人非羔鴈所榮故息蒲帛之典勝寄冥通
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縈帶川阜顯不徇功
晦不標迹從容人野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弘護爲
心廣敷真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妙比日式筵山阿虛
館川渌實望賁然少酬側遲昔東平樂善旌君大於
東閣哲王愛素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驟
凝滯自物千載一期爲仁由已且凌雪戒塗非滅迹
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跡故有同
物之勞夫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觸地蕭條

衡嶽何親鍾山何薄想弘思有在不俟繁言

藝文類聚

臨終上武帝表

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
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
庸謬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
榮顯脩夭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暫借餘曆傾
宗殞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

劉蚪

字靈預南陽涅陽人累徵不就○蚪與虬同

答竟陵王子良書

蚪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

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洙
泗稷館之辯退不疑心出類非豕間樹下之節遠澤
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鼉之義南齊書

宗測 字敬微南陽人一字茂深

答府召

測少靜退不樂人間驃騎豫章王嶷徵為參軍測答府云

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又答

測母喪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之

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

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

限魚慕鳥哉 筠南史作雲

答魚復侯子響

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

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

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並南齊書

沈麟士 字雲禎吳興武康人隱于餘干吳差山

答張永

永為吳興太守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

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蟬冕走雖不敏請
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未忍受此黥劓沈麟士別傳

與中書郎沈約書約見梁

未明中約表薦麟士徵義行詔徵為太學博士又徵著作郎太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

凶將在於斯南史

沈麟士傳或勸麟士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

為不希企日損○按此荅本語耳尺牘亦載

卞彬字士蔚濟陰宛句人歷綏建太守

蚤虱賦序彬建元初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為別康郡丞頗飲酒棄捐形骸作

序其言皆實錄也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資其寒

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

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

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涓

澣無時怨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蚤有諺言朝生暮

孫若吾之蚤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

襟爛布之裳服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

勤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南齊書○襟南史作袴息息作子子

禽獸決錄目彬險拔有才指斥貴勢多與物忤

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鷺性頑而率狗性險而出
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鷺謂潘敞狗謂呂文度

卞伯玉

祭孫叔敖文

謹以醴羞祭楚令尹孫君之靈眇眇千載悠悠舒荆
理無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塵承風效誠超超夫子
淡矣道情自心伊貴人爵靡嬰芳風如簫清音如墳
景矣行役言戾豫方側聞夫子記憤睢陽寤寐之憂
丘塋榛荒幽幽神道為有為亡徘徊未念懷矣其傷
熊襄

齊典序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檀超江淹掌史職超史功未就卒淹撰成之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

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為河
洛金匱

袁彖

字偉才陳郡陽夏人歷遷侍中

駁國史議

彖為祕書丞議駁國史時檀超掌國史欲立處士傳彖曰

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
陵轍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
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姓業附出他
篇

苟蔣之胡之爭死議

南史彖拜廬陵王諮議時江陵苟蔣之弟胡之婦為

曾口寺沙門所淫被蔣之殺胡之自列已殺兄弟爭死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議免死

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

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

生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踈網蔣之

心迹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為義

南史

奏彈謝超宗

超宗仗才使酒多所凌忽前後言謂稍布朝野又娶張敬兒女為子

婦世祖甚疑之敬兒誅超宗復有言于李安民上使兼中丞袁粲白簡奏彈循以豸言辭依違復使左丞王遂之奏徙越州賜自盡

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淺率情躁薄仕

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踈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

而背毀疑問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

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輒攝白從王

承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

語並依事列對承先列稱主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

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

敬兒死後感歎憤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

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

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

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白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
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傲之豐累
朝兼觸剗容掃轍义埋世表屬聖朝廣愛忍禍宣慈
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
處恩彌戾遂連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于京輔之
門揚凶悖于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
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
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
奉白簡以聞

劉祥

字顯徵東莞莒人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

連珠十五首

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於朝士多所貶忽著連珠十五首

以寄其懷有以啓上者世祖令御史中丞任遐奏付廷尉徙廣州卒

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揖
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于殷周之世清
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

蓋聞鼓鼗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
垂位是以俊义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
而治

蓋聞懸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
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

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
近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未絕
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
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
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
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

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
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蠋投身不主廟堂之筭
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
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

蓋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
故墜葉垂陰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
照

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
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羨結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
屠龍之歎

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
陟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
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
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

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
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
智之聲

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
玉黜于楚岫章甫窮于越人

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
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
目

任遐奏彈劉祥

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徒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

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訟言自若厥兄浮
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
復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樞行路流歎有識
傷心攝祥門生孫狼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闌
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
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大
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
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
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

對獄詞

獄鞠祥
詞祥對

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
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荅奉旨囚出身入
官二十餘年沈悴艸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
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
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晏必叅末例朝半問訊時
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
歷府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
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
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叅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
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覲亦沾
眄議自餘令王未被祇拜既不經伏節理無厚薄較
旨制書令有疑則啓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
疑事衛將軍臣儉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囚自斷才短
密以諮儉儉爲之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何敢爲
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道則應
有主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謫囚性不耐酒親知
所悉強進一升便已迷醉

劉俊

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歷散騎常侍

啓武帝

初孔顛上鑄錢議太祖使州郡大市銅炭會薨未明八年俊啓從之以功費多

乃止

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
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
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
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
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
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
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

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
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有儒學歷會稽郡丞
除步兵校尉不拜卒于揚烈橋講舍

與張融王思遠書思遠琅邪人晏
從弟歷侍中

瓛宋末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入齋
拜彭城郡丞武陵王畢為會稽太守太祖欲
令瓛為畢講除會稽郡丞未明初竟陵王千
良請為征北司徒記室瓛與融思遠書不拜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
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
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分不敢期榮夙
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
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
正勉厲于階級之次見其縊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
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為安可重為
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每謂此得進止之

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未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為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廳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為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于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輳燕路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

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

南齊書○諸賢南史作聽覽

周顥 字彥倫汝南安成人歷國子博士兼著作

與聞喜公子良

建元初顥為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顥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

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祇應轉竭感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斲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柎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俛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筋當書偃筆為

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
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
處處皆蹟惟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為優足過此列城
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為
功得之何遠

與杜京產書

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涉文義
脩黃老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于
栖字孟山從劉獻受學善清言名儒貴遊多
敬待之顯為中書郎與京產書累辟不就

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
人之英彥若已有之也

張融

字思光暢子歷太子
中庶子司徒左長史

英彥冊府元
龜作彥聖

與從叔永書

融家貧願祿與永書又與吏部尚
書王僧虔書時以非治民才不果

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
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
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太勉身
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
雖屢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
級亦不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
亦可復求丞

葦席南史作葦帶
屢作屬願作應

與王僧虔書

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

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閒外並南齊書

與從弟瓌書

瓌字祖逸未之子仕宋入齊終梁歷給事中右光祿大夫

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影響齊高帝密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率兵入郡斬之高帝即授瓌吳郡太守融與瓌書

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南史

與豫章王疑牋

尺牘作孔稚珪牋以傳首稚珪也鼎意牋稱融等應宜屬

朱謙之吳郡錢塘人父昭之假葬田側為不婚娶未明中手刃殺幼方請獄自繫時為郡刺史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璉司徒左

西掾張融牋上嶷嶷言之世祖嘉其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憚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憚世祖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

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軒冕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治之即為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

南齊書

海賦序

融出為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

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

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
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
烏表裏菟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
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
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自序

融未明中遇疾
為門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
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
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
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

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
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
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
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
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
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
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峻軍路吾昔嗜僧言多
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

又

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

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綱也

遺令

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塵尾登屋復魄

吾平生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

不須暫停閨閣

南史○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

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墮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

張充

字延符吳郡吳人入梁歷尚書僕射吳郡太守

與尚書令王儉書

充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清望然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之慍因與儉書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南史云儉以書脫畧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

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瑯琊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間鎌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石

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
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
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厓確乎
之情峰橫海岬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
終慙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臯狎狂隴畔者寔由氣
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遭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夙
舉韃轆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
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
諷詠於澠池之上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於卜居之
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聳日壯海逢天竦
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森陰
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
乃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月悠悠琴
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
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
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
生功橫海望入廟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
節可謂盛德維時孤松特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尚
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竚衣車而聳

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
被其潤竒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
而菴藹東都不足竒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
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
人騁遊說蓬轉于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
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
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
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迷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
魂推襟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夔阻書罷莫因
儻遇樵者安塵執事

梁書

同前

南史

頃日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
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塗不一故
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
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
長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
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
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
岸踈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

崖每遘迴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游偃息
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壯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
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
茲長往至于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烟霞高卧風
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
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
強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
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疇
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峴西百姓岱表一人蠶
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容
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
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惟丈人而已闕廷
夔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安塵執事

荀平

字令哲潁川人仕荊州西曹書佐
長史坐上書極諫武帝於獄賜死

遺王秀之書

秀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
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平爲州西曹遺秀之
交知書秀之拒
不答乃遺書

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
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荆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
丈夫處世豈可寂漠恩榮空為後代一丘土足下業
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于愚夫僕
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
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
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為四海
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恒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
品德權行為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
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

非與何宜施之于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
還亦何犯于逆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
見屈于澠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
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
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
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
之贈南齊書○尺牘節僕與足下以後作王秀之答
荀丕又節南史第五之位三語作丕報秀之誤
同前南史○丕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
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

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
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耶相如不見

屈于澠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
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
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宐

與王儉書

儉爲尚書令當事平與儉書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罪平上書自申乃免

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

史哉

南齊書○世南史並作人

王植

上武帝撰定律章表

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世祖留心法令詔諸獄官

詳正舊註尚書刪定郎王植表奏

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

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未殊自晉泰始以來唯

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

溫舒獻辭于失政絳侯愴慨而興慨皇運革祚道冠

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

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 敕臣集定張杜

二注謹厲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

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

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

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

外詳校擿其違謬

孔稚珪

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任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

上武帝論刑律表

永明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下公卿八座

參議竟陵王子良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為廷尉上表詔報從事竟不行

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為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為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頽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

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疑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叙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斷則

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十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人冤毒之死上千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勲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剥民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爲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

空勤求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臯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踈短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延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

勸士流

姦邪一作姦人

上明帝請和虜表

惟珪建武初遷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

死傷乃上表陳之不從

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策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一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竿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蝨賊豈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蜂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帝撫內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棄甲十七其九故衛霍出關

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鋒李陵
沒于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
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
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荆棘攢于陵
廟豺虎咆于宮闈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
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年多無事末
路不量復挑疆敵遂廼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州
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
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
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
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于斯昔歲蟻壞瘦食
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
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
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
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
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
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役
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慙且我以權取貴得我
略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
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

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
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
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覓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
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
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
而好古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矣陛
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
胡哉彼之言戰既殷勤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
途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所表
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
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薦杜京產表

京產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
孔稚圭等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
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悛
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薦京產不
報建武初
徵不就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
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
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
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
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
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崑谷含懽薜蘿起忭矣

為王敬則讓司空表

故李通豪贍以親寵登司王基才勇以聲華入選先
帝擢臣以榮華陛下伸臣以富貴遂得北帶五州東
跨六郡內亞三鼎外齊四嶽蟬佩之映則左右交暉
龜組之華則縱橫吐耀輕輪徐動則劔騎如雲飛蓋
暫停則歌鐘成列縱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
後鄧禹若不遭漢光則南陽之掾吏微臣若不逢明
聖則孤城之戍客豈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論道之
寄啓黃扉而燮五緯躡青帷而調四序

讓詹事表

太子霞騫青殿日光春宮駕紫谷之英振洛笙之響
自非器上白雲韵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
竇嬰戚貴于西京陸曄風素于東國伊人之美方曰
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參冒也

奏彈王融

竟陵王子良以虜動于東府募人板
融寧朔將軍特相友好會世祖疾篤

融欲立子良不克太孫深忿疾融及即位是
為鬱林收融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稚珪為
奏賜死

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
微塵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
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已無

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
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聲勢南史作威聲

王融對辭

囚實頑蔽獨行多讐但夙叅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
摠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
豐咎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
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既身被國慈
必欲以死自效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
犬羊乍擾紀僧真奉宣先敕試語北邊動靜令囚草
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

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
招集銜枚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僮楚狡
弄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
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彼此但
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
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
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訛毀囚
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
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
致貽囂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

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
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

參南史作忝
狡弄聲勢作

張弄
威聲

奏彈王負

未明十一年負為雍州刺史輒殺寧
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使御史中

丞孔稚珪奏其事遣收
負與拒命為軍人所殺

雍州刺史王負啓錄小府長史劉興祖虛稱興祖扇
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
下都負慮所啓欺妄于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
止今體傷楨蒼黻事暴聞聽攝興祖門生劉倪到臺
辨問列興祖與負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

軍征蠻失利興祖啓聞以啓呈負負因此便相嫌恨

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恬然都無事迹

至十年九月十八日負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

祖付獄安定郡蠻先在郡賊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

牒啓負不問興祖後執錄負仍令蠻領仗身于獄守

視興祖未死之前于獄以物畫漆梓子中出密報家

道無罪令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負駐興祖

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云負意乃可負

第三息彪隨負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

祖又云興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

食者皆大利與祖大喊道糜中有藥近獄之家無人
不聞又云與治著與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
一日與使獄吏來報與祖家道與祖于獄自經死尸
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與祖頸下有傷肩胛烏黥陰下
破碎實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
重攝檢雍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與祖在獄
嗛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於此方復自經
敕以十九日至與祖以二十一日死推埋檢迹灼然
矯假尋敕使送下與輒詎詔所謗諸條悉出與意毀
故丞相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深若彪私隨父之

鎮敢亂王法罪並合窮戮

謝賜生荔支啓

綠葉雲舒朱實星映離離昔聞曄曄今覩信西岷之

佳珍諒東鄙之未識

藝文類聚○藝文此下云角昂與而靈華敷大火中而朱實繁

灼灼丹華吐日離離繁星著天七命析龍眼之房也

○按王逸荔枝賦曰乃觀荔枝之樹其形色煖若朝

雲之興森如橫天之簪角亢興而靈華敷大火中而

朱實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離離如繁星之着天張

孟陽七命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稚珪啓正用逸

賦中語七命則孟陽七命也藝文於其上既脫寫王

逸賦又以七命誤連為一耳尺牘用逸賦四語為稚

珪啓而前啓乃反不載蓋由襲藝文之誤遂不加考

○左思蜀都賦傍擬龍目側生荔

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

褚先生伯玉碑

夫河洛擒寶神道之功 傳華吐秘仙靈之跡可

觀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難源顯晦異

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

海王喬雲舉控鶴于玄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遁形神

翥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玄圃以忘歸求

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歆竇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

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柢涉圻而衝飈夜鼓

山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篙翻透

無底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電散危魂中夜赴阻

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

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絕封萬古乃既先生先生浩浩

唯神其道泉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栖幽草

心圖上玄志通大造

北山移文

周顒嘗隱鍾山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立寺因號草堂亦名山茨後出為海鹽令稚圭乃假山靈之意移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烟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

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

瀨固亦有焉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
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
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旣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
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
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
歌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
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
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
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
憤石泉翳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
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帙長殯法筵久埋敲朴誼
躑犯其慮牒訴控惚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常
綢繆于結課每紛綸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
于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
荒涼徒延佇至于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
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咲列壑爭譏攢峯竦

謂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
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
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
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
丹崖重滓塵游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
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巒于郊
端于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迹請回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祭外兄張長史文

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風領學不師古
因心則睿聖蹄象繇糠粃菲惠吾與夫子分協芳金
憑風共酒藉月同琴

孔琇之

會稽山陰人歷吳興太守遷寧朔將軍

薦王文殊表

文殊吳興故鄣人父沒虜文殊泣血蔬食三十餘年未明十一年太

守孔琇之表上詔名里孝行

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
專席恒居銜固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
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榜
其閭里

丘雄

吳興烏程人

上武帝乞贈父書

雄父冠先永明中位給事中使蠕蠕國蠕蠕逼令拜執節不從見殺武帝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不省

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

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

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

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

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

申哀贈南史○南齊書不載

綦母珍之

自請封牒

珍之鬱林時領中書通事舍人凡所論薦事無不允以誅王融功啓帝求

封朝議未許又有牒自論于朝廷乃許封汝南縣後謀誅蕭湛事敗死

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

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南史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歷光祿大夫

上明帝解職表

棕領右軍明帝立稱疾不陪位復稱篤還東上表詔給假百日

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

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

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

職盡療餘辰

虞炎

會稽人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驃騎將軍

鮑明遠集序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爲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時主多忌以文自高照侍左右深達夙旨作此賦述不復盡其才思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荊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爲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南齊文紀卷第七

遼東遲日豫叅定

江東梅鼎祚纂輯

閩莆余颺訂閱

南齊文紀卷第七

遼東遲日豫叅定

閩莆余颺訂閱

江東梅鼎祚纂輯

謝朓

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吏部尚書郎下獄死

辭隨王子隆牋

子隆為荊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猶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救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牋辭子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故吏文學謝朓歿罪歿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

軍新安王記室叅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
跂路東西或以鳴喑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
墜雨翩似秋蒂眇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兔
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
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
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
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
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
待青江可望候歸艤于春渚朱郵方開效蓬心於秋

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

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謝宣城集○願

南齊書作思翮作
颺亂南史作泛

為王敬則謝會稽太守啓敬則晉陵南沙人歷
太尉大司馬舉兵反

敗誅

臣本布衣不謀遠大折衝之勤不舉燮理之義何階

常恐覆餗是貽咎徵斯應陛下繼歷聖統日月重光

得以桓圭袞服拜奉歲時視濯獻牲鞠躬郊廟而鴻

恩妄假覆授龜符玉節邁於雙璜表東侔于四履臨

邊三事既謝張溫潁川再撫亦慙黃霸眇為敬則婿
其謀起兵眇

先啓

謝隨王賜紫梨啓

味出靈關之陰旨珍玉津之滋豈徒真定歸美大谷
慙滋將恐帝臺妙棠安期靈棗不得孤擅玉盤獨甘
仙籍雖秦君傳器漢后推飡望古可儔於今何荅

謝隨王子隆賜左傳啓

昭晰殺青近發中汗恩勸挾策慈勗下惟眺未窺山
笥早惜河籍業謝專門說非章句庶得既困而學括
羽瑩其蒙心家藏賜書籛金遺其貽厥披覽神勝吟
諷知厚並藝文類聚○
窺初學記作觀

爲宣城公拜章

惟天爲大日星度其象謂地蓋厚河岳宣其氣斯冕
旒所以貞觀袞職所以代終慙下穆而上尊豈南征
而北怨何以克詠九歌載宣七德銘彼旗常勒斯鐘
鼎

爲齊明帝讓封宣城公表

如其懸旌灞澹刷馬伊穀灑酒望屬車之塵整芻侍
升平之禮陛下訐謨玄覽欽若宏圖鑒臣匪躬共申
彝訓雖量能之請近遂微躬則弘長之風足軌來世
爲明帝拜錄尚書表

升降玉階對揚休命六轡在手千里何偕司會天官
之統尚書百僚之本弘之即庶績惟凝替之則彝倫
斯斃修身踐言本慙吾美果行育德未階大正妄屬
負圖之寄多謝五仁之績操檝于龍津荷梓梁于
雲構無以輔位明堂遺象麟閣

為百官勸進齊明帝表

臣聞時乘在御必待先天之業神化為皇乃叶應期
之運况復湯孫有緒纂堯惟德舊邦佇新復禹歸社
大齊之權輿寶曆孕育前古昭格四海克酬三靈而
嗣命疾威蕃鄙叛換委裘御寓彝鼎如忽陛下文思
體道徇齊作聖翦應龍于冀州戮長蛇于沮水榮光
之瑞昭回近喜之寶潤色天眷爰發人謀咸贊伏願
陛下仰荅靈祇弘宣景命誕受多方奄宅萬國

齊明皇帝謚冊文

維永泰元年九月朔日哀子嗣皇帝諱仰惟大行皇
帝早棄萬邦聖烈方遠式遵帝世俾鬯鴻猷咸以為
無名以化則言繁莫宣其道有求斯應則影響庶圖
其功所以永言配命寄心宗極光昭令德允樹風聲
伏惟大行皇帝令信四時齊明日月創光大于登庸
通機神于授命因時以暢籍九萬而輕舉天保既定

運四海而高臨及乃開物成務重維國紐風作草偃
心往如神左賢右戚內樂外禮緝五材以教民申三
驅而在宥用能盡德殷薦美善斯畢皇矣之業既孚
蒸哉之道咸備景化方遠厭世在天龜筮告期遠日
無改仰則前王俯詢百辟累德稱睿允極鴻名謹命
某甲奉太牢之奠謹上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天
人允協神其尚饗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求藝文作來令信作合信齊明作

齊光光大作保大風作作風行心作化盡德作盛德

齊敬皇后哀策文

明帝后劉氏名惠端彭城人帝崩遷祔山靈眺撰哀冊文

齊世莫有及者

惟永泰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
祔于某陵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乃使兼太尉某
設祖于行宮禮也翠帟舒阜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
卷六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
痛椒塗之先廓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赴時無二展
旋詔左言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胃御龍遙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惟淑聖
克柔克令清漢表靈曾沙應慶爰定厥祥徽音允穆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敬始紘縱教先種稯睿問川流
神襟蘭郁先德韜光君道方被于佐求賢在謁無諛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亂斯俟
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遠被南國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方年冲藐
懷袖靡依家臻寶業身嗣昌暉壽宮寂遠清廟虛歸
嗚呼哀哉帝遷明命民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
空悲故劔徒嗟金穴璋瓚奚獻禕禴罔設嗚呼哀哉
馮相告祲宸駕長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
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于園寢兮映輿鏗于松楸望
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綍于通軌兮接

龍帷予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
哀哉藉閼宮之遠烈兮聞續女之遐慶始協德于蘋
繁兮終配祀而表命暮方纏于賜衣兮哀日隆于撫
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于遺詠嗚呼哀哉

為隨王祭東耕文

穀躔星景稽表踏先八政奚首六府茲宣弊嗟非國
登頌有年一夫或怠望歲誰天

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過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夫晰周生電斷
神謨英冠正因部奇風歛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叫贊

山無猛鷲時曠忠賢流王于莛龜鼎忽焉忠肅布衣
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氲配天
爲諸娣祭阮夫人文

婉婉嬪德幽閑頰性眇史弘箴陳詩陳詠嘉言足題
清暉可映契闊未幾音塵如昨中景遽傾芳木先落
疇日交觴享也虛薦帶上先結握中遺扇迸淚失聲
潺湲如霰

臨海公主墓志銘

長發有祥瑞臺乃構玄鳥歸飛北音斯奏聿來徐土
傾符爰授帝體靈柯穠華以秀飾館東魯言歸景族
有教公宮無繫車服既肅簪珥亦崇湯沐率禮衡門
降情雲屋彼月斯望在釣維緝瞻須配景望燭齊神
靈華崑岫滅采卜春慈纏雲陛悲動外姻鬱彼崇芒
睠然城輦輜翟按轡龍旒徐轉

新安長公主墓誌銘

氛氲長發時惟睿文誕茲明淑玉振蘭芬譽宣女師
德侔高行肅穆嬪風優游闔正撫事成箴臨圖作鏡
如何冥默方春委盛

鬱林王墓銘

綠車旖旎翠蕤奄映癸貳戲良臨桃弛盛毀德歸桐

棄尊君鄭

宋海陵王墓銘

趙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慶曆中予在金陵有養人以一方石鎮

肉視之若有鐫刻試取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字如鍾繇朓集不載○藝文

類聚載十
二句未全

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天臨海鏡顯允世宗
溫文著性三善有聲四國無競嗣德方衰時唯介弟
景祚云及多難攸啓載驟載獵高闕代邸庶辟欣欣
威儀濟濟亦既負辰言觀帝則正位恭已臨朝淵默
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高遜明德西光已謝
東旭又良龍燾夕儼葆挽晨鏘風搖草色日照松光

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載驟載獵藝文類聚作載驅軫轄

為錄公拜揚州恩教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
忝屬負荷任摠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
雜會四方是則而向隅之矜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
念下車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
寬申在宥之澤

餉諸葛璩教

朓為東海太守

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澤文舉北輜高通德之稱所
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

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
邪聞事親有啜菽之寔就養寡藜蒸之德豈得獨享
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訓惠賦序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
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莅職又不獲復
詩四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偏寇亂良無暇
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未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
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其盡體物之
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言既未敢爲訓然
所報者寡於惠耳故稱之訓德賦

思歸賦序

夫鑒之積也無厚而納窮神之照心之徑也有域而
裒重淵之深余少而薄遊身防方思俄然萬里晚
自省諒非一塗何則

此後闕

桎鷺賦序

有門人斃一桎鷺因以爲獻予嘗命以登俎用待賓
客客有愛其羽毛請余爲賦

謝朓

字敬冲莊次子歷授
中書監司徒衛將軍

與王儉書

夫所貴天下之士者何其上則閱景山壑凌氣風霞
次則取緡捨築鬱為上佐次則服秦楚而辭其功振
燕魏而逃其賞凡此數輩皆英懿之士也自茲已降
參差萬緒或跡著明晦或才兼默語若桓譚之褻俗
馮衍之忤時北海之凝峭中散之峻絕率以方寸之
情喪不訾之德蓋無取焉若相如之愛奇任達偉長
之淹粹弘遠樂廣融通裴楷夷淡彼四賢者並純神
絕景狗物傷意甚慕之而未可以言但心之所暗咫
尺千里志之所符滄洲暖然揣而論之寔山阿之不
肖者也藝文類聚

與弟瀟書

瀟字義潔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

肅侍中求出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肅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瀟時為吏部尚書肅至郡致瀟數斛酒還書曰初肅為吳興瀟於征虜渚送別肅指瀟口曰此中惟宜飲酒瀟建武之朝專以酣飲為事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南史○尺牘云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劉繪

字士章彭城人太常俊弟文章談義皆為後進領袖歷大司馬從事中郎

為豫章王嶷上武帝請改葬故巴東王子響表

子響初養於嶷及以逆誅絕屬籍賜姓靖氏武帝後亦追憐之豫章王嶷欲求葬于響召繪使為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乃嘆曰爾衡何以過此表上不許

○劉繪傳

臣聞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磬于甸人著于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蚘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情一朝致陷凶德遂使迹隣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韞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心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厲愴動墳園思荆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為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蚘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微列葦藟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携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琬萼循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

虞羲

字子陽會稽人始安王侍郎兼建安記室參軍事天監中卒見集序○南史字士光餘姚

人以文學與沈約俱為文惠太子所遇官至驍騎將軍又云卒於晉安王侍郎

與蕭令王僕射為袁豸求謚書

豸隆昌元年卒謚靖子

袁侍中體高亮之弘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遵禮而後動居貧無悶事

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
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
崑岳摧鋒四海摺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
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
流於千載馳徽溢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
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藝文類聚

陸厥

字韓卿吳郡吳人歷後軍行參軍父閑坐始安王遙光反被誅厥感慟而卒

與沈約問聲韻書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姪書自論云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
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

其分手筆爽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特能齊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
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至齊
未明末盛為文章厥與沈約謝朓王融以氣
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
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有平頭上尾遙腰
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
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求明體沈約宋書謝靈
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
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
可言文至於先士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
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
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
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
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頹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
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荅之然約論四聲妙

有詮辨而諸賦亦
往往與聲韻乖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
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
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暗與理會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大旨欲宮商相變低昂耳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
響一簡之以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旣美
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
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
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

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
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
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
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
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
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耶自魏文
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
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
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耶愚謂前英已早
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

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繆多義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人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于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于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厭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耶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沈約答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觀五聲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

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
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
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
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意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
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所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
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
安得忽有闐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
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
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
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

此並南齊書○炳南史作
此煥末句亦不辨盡此

樂藹 字蔚遠 南陽清陽人 仕齊為南康王
西中郎 諮議參軍 入梁終廣州刺史

與竟陵王子良牋

豫章文獻王嶷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性况
愛不樂聞人過失嘗為江荆湘三州刺史羣
吏中藹與彭城劉繪吳郡張俊最
被親禮薨後藹與竟陵王子良箋

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揮稱雖復青簡締芳
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
冲粹表于天真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
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獻筭

不追感纏奉車恨百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
望墜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壘首庶微
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遣烈
墮淚漢南况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
假無由躬事刊斷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
劉繪營辦

與右率沈約書

謁與約書末為豫章王碑文約答書辭之建
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
為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

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
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彌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
夫日用閒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
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
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
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壘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前烈
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竝欲各率毫釐少
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
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
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未惟道廕日

月就遠緬尋遺烈觸日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
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

沈約荅書

楊云文選有此碑文又作荅劉繪誤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勅遺
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
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
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
况亦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
與勳勳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歟酬今旨便是以禮許
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並南齊書

奏請朝直

和帝中興元年藹為左丞奏奏可

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
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
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
實還外

何譔之

祭魚用鮮稿議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譔之議桑惠度駁不行

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
魚腊膚魚用鮓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
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稿魚曰商祭鮮曰脰祭

鄭注商量脰直也尋商旨裁截脰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稿皆全用謂宜鮮稿各二頭稿微斷首尾示存古義

國子助教桑惠度議

記云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稿各雙義無所法

功臣配饗議

永明十年詔故太宰褚淵太尉王儉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

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

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庭祠部郎何鍾之議

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庭不宜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其衷

伏曼容

字公儀平昌安丘人仕宋南海太守齊中散大夫入梁終臨海太守

服色宜依姓尚議

齊時王金輅建碧旂象木輅建赤旂永明初太子步兵校

尉伏曼容議駁不行

齊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先青為次軍容戎事之所乘犧牲繭握之所薦並宜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識音故還尚其行運之

文紀
色今既無善律則大齊所尚亦宜依漢道若有善吹律者便應還取姓尚

太子僕周顥議

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載音配尚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善識姓聲不復旁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呂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漢以從闕耶皇朝今以行運為所尚非關不定于音氏如此設有善律之知音不宜遵聲以為尚

議五輅奏

永明中曼容為步兵校尉奏時駁不行

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議金玉二輅並建碧旂

象革木輅並建赤旂非時運所上又非五方之色今五輅五牛及五色幡旗並請准齊所尚青色

隋書

庾曇隆

通直散騎常侍

論郊壇立宮室啓

建武二年詔付外詳隆議不行

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已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

文紀
退息太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
啓立瓦屋前代帝王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
爲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
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爲貴竊謂郊事宜擬
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
俯愜羣望

國子助教徐景嵩議

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
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
載成例宐務因循

太學博士賀瑒議

周禮王旅上帝張壇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
氈案以氈爲牀於屋中不聞郊所置屋宇

驍騎將軍虞炎議

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

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

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
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
之與帷宮謂無簡格

祠部郎李撝議

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

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擅案何為不轉製檐薨

論封國啓

鬱林弟昭秀初封臨海王明帝建武二年曩隆啓改封巴東王

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為社稷之衛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私申愛有乖訓准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為先畿內限斷宐遵昔制賜茅授土出典外州

蕭琛

字彥瑜蘭陵人仕齊尚書左丞入梁歷侍中特進

嗣君即位廟見議

明帝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有司議廟見不尚書令徐孝

嗣議嗣君即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從之

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紀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

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爲獨修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已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况位隔君臣而追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

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

曹思文

上諫廢學表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未明舊

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

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續承鴻業今制書既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

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
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未明以
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
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
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執有罪反釋奠于學又云食三
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醕以教諸悌
也于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
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
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既多猥雜惠帝時欲
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

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
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氏殊其
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
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
此未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措而猶道謝三
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
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宐廢而
已乃宜更崇向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
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

徐孝嗣

字始昌東海剡人歷丹陽尹
進司空謀廢東昏侯賜死

奏劾蕭元蔚等求明初富陽人唐寓之賊起州縣多委職散走御史中丞徐孝

嗣奏武帝詔元蔚等免思祖諱文季原○諱乃西昌侯鸞為明帝

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暫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為首掠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

領諸暨縣為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虔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摠任是尸涓誠芻効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輟下禁止彪琰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諱等納贖論

上明帝立屯田表建武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事御見納時

帝已寢疾竟不施行

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墻里長轂盛于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于漢室降此以

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
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
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
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澗不脩
咸成茂艸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
衆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爲嗟歎愚欲使
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
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王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
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
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
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
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
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
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

婚禮議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敕諸王納妃
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

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
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

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懽兩姓年
代汗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士
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
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

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
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
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
而已即可擬古設醴而猶用醮辭寔為乖衷尋婚禮
寔篚以四爵加以合醢既崇尚質之禮又象泮合之
義故三飯卒食再醮用醢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于
三然後用醢合儀注先醮醢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
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其牢之
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
方標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醢以鑠蓋出近俗復別
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
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
要嘉禮寔重宐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
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為允婚亦依古以
醢酌終醮之酒竝除金銀連鑠自餘雜噐悉用埏陶
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宐停省庶斲雕可
期移俗有漸

張欣泰

字義亨竟陵人歷雍州刺史未行謀廢東昏侯見殺

移魏廣陵侯

此雖未言移書然亦不言為文按其體式如未語者竟是書耳

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

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
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
橫海所以案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
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
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今魏主以萬乘之
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
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舻相屬西過壽陽東接
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
鼈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
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控兵

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
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狒狸傾
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
于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籌失所為至今為笑前鑒
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南齊書

曹虎

字士威下邳人齊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為東昏所殺

答虜主元宏書

建武四年虜寇沔北虎為雍州刺史頓樊城宏移虎書虎答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
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臯蘭隨水漚
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

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
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脣齒仁義弗
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羶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光
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
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亂滑
孔熾孤摠連率任屬方召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
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
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
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
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

相為憫然南齊書

江祀字景昌濟陽考城人歷南東海太守為東昏所殺

薦處士諸葛璩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于明帝璩

不應

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

張冲字思約吳郡吳人歷郢州刺史進征虜將軍

報鄧元起書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入梁為益州刺史坐罪于州獄自縊

元起為武寧太守永元末蠻帥田孔明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討平之時郢州刺史張冲督河北軍事元起屢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

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

梁書

庾弘遠 徐虎龍

為陳顯達與朝貴書

顯達從太祖有功歷太尉侍中出為江州刺史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及東昏立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舉兵反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戰敗被殺

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睿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頓應禪從民邁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險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

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恃三才琴橫凶席繡積麻筵淫祀先宮穢興閨闈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起狂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于斯而至故乃犴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于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

胤悲哉蟬冤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
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
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以爲姦
倖况事隆于往怪疊倍于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
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衛尉
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
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
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
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
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
堅明分見迎合摠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
並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
嘉驛屢至佇聽烽謀共成唇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按劔飡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
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
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
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
萬飛旂咽于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熒烈
火消東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
笑也

南齊書

崔慰祖 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

與從弟緯書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及坐始安王遙

光繫尚方臨幸與緯書

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簾

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

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

世知吾微有素業也 南史

崔覺 清河東武城人

與妹書

覺為直閣將軍父慧景為平西將軍征壽陽謀廢東昏侯回軍廣陵向京師兵敗被殺

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按慧景本傳慧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開門

納之尺牘乃以覺此書為恭祖與妹大誤

捨逆旅歸其家以為大樂况得從先君游太清乎古

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

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

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 南齊書

崔偃

上和帝白父冤書 崔慧景授平西將軍謀廢東昏侯與子覺併誅覺弟偃為

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為寧朔將軍詣公車門上書申理詔報

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

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鎮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壟畝之人猶尚若此况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織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尚望陛下理之况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尚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况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寔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冤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萊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

又疏

近冒陳江夏之冤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以諮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沒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間而僥幸

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
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寔是人臣元
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
下亦是人臣不而鎮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
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
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冤魂之枉屈今
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
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
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冤滯薦達群賢凡此衆臣夙興
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間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

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鎮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
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
臣諱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
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
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
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瞽
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
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
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
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

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為異臣竊惑焉如
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為見戮陛下
斬征東之使寔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寔謀孔矜
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
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遭時屯故跡屈
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
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
申先臣何則愴惻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
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
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
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
孝于父寔忠于君唯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
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為戇也猶以春
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
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為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
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寃
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為之死何則理
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
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寔可吠堯跖
之客實可刺由又何况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妄生寔

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
加寢明寢昌不可不循寢微寢滅不可不慎惟陛下
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為疑鎮軍未之允決乞
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
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
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皆同殊
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
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僥幸萬一天聽昭然
則軻沉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

和帝詔報崔偃

具卿冤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
今當顯加贈謚

南齊書

蕭日南

上和帝

中興二年二月監南兗州蕭日南上言

廣陵宣城内鑿井得鏤麒麟一枚

曹景宗

字子震新野人入梁歷江州刺史

荅弟義宗書

景宗永明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
未有位宦居在雍州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
百萬欲埤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
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之義宗貪繼遂成
婚焉

買猶未得云何已賣

南史

高爽

廣陵人王儉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入梁歷晉陽令

答人書

爽博學多才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此日守羊困苦爽答之

守羊無食何不貨羊采米

謝赫

古畫品

夫畫品者蓋眾畫之優劣也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雖畫有六法罕能盡該而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

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唯陸探微衛協備該之矣然迹有巧拙藝無古今謹依遠近隨其品第裁成序引故此所述不廣其源但傳出自神仙莫之聞見也

第一品

五人

陸探微

事五代宋明帝吳人

窮理盡性事絕言象包前孕後古今獨立非復激揚所能稱贊但價重之極乎上上品之外無他寄言故屈標第一等

曹不興

五代吳時事
孫權吳興人

不興之迹殆莫復傳唯祕閣之內一龍而已觀其風骨名豈虛成

衛協

五代
晉時

古畫之略至協始精六法之中迨為兼善雖不說備形妙頗得壯氣凌跨羣雄曠代絕筆

張墨

荀勗

風範氣候極妙參神但取精靈遺其骨法若拘以體物則未見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厭膏腴可謂微妙也

第二品

三人

顧駿之

神韻氣力不逮前賢精微謹細有過往哲始變古則今賦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包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嘗結構層樓以為畫所風雨炎燠之時故不操筆天和氣爽之日方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畫蟬雀駿之始也宋大明中天下莫敢競矣

陸綏

體韻道舉風彩飄然一點一拂動筆皆奇傳世蓋少所謂希見卷軸故為寶也

袁蒨

北方陸氏最爲高逸象人之妙亞美前賢但志守師法更無新意然和璧微玷豈貶十城之價也

第三品

九人

姚曇度

畫有逸方巧變鋒出魑魅神鬼皆能絕妙同流真爲雅鄭兼善莫不俊拔出人意表天挺生知非學所及雖纖微長短往往失之而輿阜之中莫與爲匹豈直棟梁蕭艾可塘揆璠璣者哉

顧愷之

五代晉時晉陵無錫人字長康小字虎頭

格體精微筆無妄下但迹不逮意聲過其實

毛惠遠

畫體周贍無適弗該出入窮竒縱橫逸筆力適韻雅超邁絕倫其揮霍必也極妙至于定質塊然未盡其善神鬼及馬泥滯于體頗有拙也

夏瞻

雖氣力不足而精彩有餘擅名遠代事非虛美

戴逵

情韻連綿風趣巧拔善圖賢聖百工所範荀衛已後實爲領袖及乎子頤能繼其美

江僧寶

斟酌袁陸親漸朱藍用筆骨梗甚有師法像人之外
非其所長也

吳暎

體法雅媚製置才巧擅美當年有聲京洛

張則

意思橫逸動筆新奇師心獨見鄙於綜授變巧不竭
若環之無端景多觸目謝題徐落云此二人後不得
預焉

陸杲

體致不凡跨邁流俗時有合作往往出人點畫之間

動流恢服傳于後者殆不盈握桂枝一芳足傲本性
流液之素難効其功

第四品

五人

蘧道愍

章繼伯

並擅寺壁兼長畫扇人馬分數毫釐不失別體之妙
亦爲入神

顧寶先

全法陸家事事宗稟方之袁蒨可謂小巫

王微

史道碩

五代
晉時

並師荀衛各體善能然王得其細史傳其真細而論

之景玄為劣

第五品 三人

劉頊

用意綿密畫體纖細而筆跡困弱形製單省其於所長婦人為最但纖細過度翻更失真然觀察詳審甚得姿態

晉明帝

諱紹元帝長子師王厲

雖略於形色頗得神氣筆跡超越亦有奇觀

劉紹祖

善於傳寫不閑其思至於雀鼠筆跡歷落往往出

時人為之語號曰移畫然述而不作非畫所先

第六品 二人

宋炳

炳明於六法迄無適善而含毫命素必有損益跡非準的意足師放

丁光

雖擅名蟬雀而筆跡輕羸非不精謹乏于生氣

